冬吃萝卜

谢正义

一入冬，风就变了脸。经了霜的萝卜才好吃：霜一压，萝卜里的淀粉变成糖，咬起来脆，咽下去甜。

老话说，“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劳医生开药方”。乡下还有一句更直白，“萝卜上了街，药铺关了门”。这两句话，我小时候只当顺口溜。问母亲为啥非得冬天吃，她一边切萝卜一边答，冬天人吃得油腻，羊肉、饺子、炖肉，冬天里的肚子里堵得慌，吃萝卜能顺气消食。

萝卜不是外来客，中国种萝卜的历史，能追溯到2700多年前，地方品种有2000多个。《诗经·邶风·谷风》有“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”的记载。葑，是蔓菁，菲，后世认为是古萝卜。

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里，说它“大下气，消谷，和中”。

同样是萝卜，北方种得粗壮，南方种得小巧；模样差别大，吃法却相通。

自古以来，萝卜不仅是国人的家常菜，荒年里它还顶过粮：切丝拌上杂面，上笼蒸一锅菜团子，一家人能熬过一个春荒。萝卜还有个实在的好处：耐放。入冬前，在院里挖个坑，把萝卜码进去，覆上土。吃一冬，刨出来还是脆的。萝卜，这种普通蔬菜，被人吃了2000千多年，至今还在冬天里稳稳地堆在墙根。

吃法上，最见性情的是生吃。天津沙窝的萝卜，脆甜赛梨，切成一圈一圈，摆在盘子里当水果待客。北京人叫它心里美，皮是青的，切开是紫红的瓤，像藏了一颗心。旧时，山东潍县有句话：“烟台苹果莱阳梨，不如潍县萝卜皮”。这话说得虽夸张，可潍县萝卜确实辣中带甜，配一壶茶，能坐一下午。冬天屋里干燥，啃一块生萝卜，脆响过后，嗓子眼儿都是清的。

南方街头另有一景。酸萝卜泡在玻璃罐里，粉红粉白，小孩拿竹签戳着吃，一路走一路嚼。一根竹签、一片萝卜，就是冬天放学路上的一点甜。西北人把萝卜切片，串起来晾在屋檐下，风干后收进布袋，冬天用来煮汤。

更多的时候是炖。萝卜炖羊肉，是北方冬天的正经菜。羊肉切块，先煸出油；萝卜切滚刀块，后放，炖到透明，筷子一戳就透。肉借萝卜的清气去了膻味，萝卜借肉的油进了味。汤是白的，撒一把芫荽，端上桌，热气糊了人的眼。

别处各有各的搭配。东北人拿萝卜炖粉条，一大锅，粉条吸饱了汤，滑溜溜地往嘴里钻。江南做得细，萝卜刨成丝，拌上猪油和葱花，包进面皮，煎成萝卜丝饼，两面焦黄，咬开一股热气。四川人把它扔进泡菜坛子，几天就变脆，捞出来下饭。广东人拿它煲牛腩，一煲就是一下午，萝卜吸饱酱色，比肉还抢手。

腌萝卜是另一回事。入冬，母亲总要腌一缸萝卜。萝卜切条，撒盐杀水，摊在苇席上晒两三天太阳，晒到软塌塌的。收回来，拌上辣椒面、花椒、姜丝，装坛，压一块青石，十来天就能吃。早上熬一锅玉米面粥，捞一碟萝卜干，咸、辣、脆，粥就下去了。

萝卜缨子也不扔，焯水，晾干，冬天炖豆腐。萝卜还能擦成丝，拌面，团成丸子下油锅，外头焦，里头还带水气。一棵萝卜，从头到脚都进了肚子。母亲说，会过日子的人家，案板上不留废物。

一方水土一方吃法。天津人拿它当梨，山东人拿它下茶，如皋人把它腌成萝卜干，卖到南洋去。东北的萝卜进了酸菜锅，西北的萝卜陪着羊肉，江南的萝卜藏在酥饼里，广东的萝卜糕蒸得瓷实，切开煎一煎，是早茶桌上的常客。云南人拿它腌酸萝卜，坛子里泡着小米辣。吃法各异，道理相同：都是拿当地最便宜、最耐放的东西，过完当地最长的那个冬天。

我常想，萝卜给人的启示，就在这份不争上。它不挑地，沙土或黏土都长；不抢眼，埋在土里，露头的只有几片叶子；也不娇气，霜打了反而更甜。跟肉炖，它不夺味；单吃，它也不寒酸。日子宽裕，它是解腻的；日子紧巴，它是顶饱的。它不声不响，把一冬的油腻和燥气一点点化开。

如今住在城里，冬天菜场里的萝卜堆成小山，一块多钱一斤。我总要挑两个，一个炖、一个腌。切的时候，那股辛辣的味道一冲鼻子，忽然就想起老家院子里的霜，想起母亲蹲在缸边压青石的样子。母亲在世的时候常说，冬天的菜，越简单越养人。这话我当年只当耳旁风，现在才明白，一个冬天的安稳，有时候就是一碗萝卜汤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不知不觉之间，两人已喝了四壶酒。阮子衿见房婷脸色绯红，娇艳若滴，不免心动。他将房婷的酒杯添满，问道：“房女侠还没有告诉在下，与谁一样呢？”

房婷面色骤变，随即颓然道：“提他做什么，那个人冷血傲慢至极，我讨厌他！”“房女侠生得花容月貌，别人纵是想博你一笑都难，他怎会惹你厌烦？他究竟是谁？”“毒狼！他就是一头毒狼！”房婷瞧向阮子衿道，“他是玉面毒狼吕思！”“是他！你说的人竟然是吕思？”阮子衿惊呼道。

“怎么，难不成你也识得他？”“在下怎会认得吕思，只是听别人提起过他。”阮子衿瞧着房婷道，“女侠好像很在意他。”

“我在意他？”房婷哈哈大笑，“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淫贼，我怎会在意这种人！”房婷声音高亢，引得客栈中人纷纷侧目。阮子衿附和道：“你说得对，他就是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淫贼。”说完，又将房婷的酒杯斟满。

房婷一饮而尽，突地哭了起来。阮子衿起身相劝。房婷哭了一会儿，擦干眼泪道：“倒酒，倒酒。”阮子衿将她杯中酒斟满后，又将自己杯中添满，举杯向房婷道：“如此淫贼，你何必为他伤心！”房婷将酒喝干后，怒道：“不许你叫他淫贼！”又流泪道：“你不知道的，你不知道，他其实是被冤枉的。”

阮子衿眼中竟然也露出伤感之色，低声道：“你怎知我不知道他是被冤枉的？”“你说什么，我，我没有听清。”房婷只觉得头脑发昏。“没，没什么。”阮子衿心中慌乱不已。

房婷突地盯着阮子衿，笑道：“你的模样倒是不输于他，只是你的眉眼太像女人。”阮子衿似笑非笑地瞧着房婷道：“只是，你还不知道我的手段。”“什么手段？”房婷口齿不清地问道。阮子衿轻笑道：“你一会儿便知。”

阮子衿与房婷将酒喝光后，又要了六壶酒。六壶酒喝光后，房婷已不省人事。阮子衿命蔡山开了两间上房，自己与房婷一间，蔡山与蔡石合住一间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房婷睁开双眼，头脑兀自发昏。“这是哪里？”她瞧着房顶发呆。突然，她感到有一只手搂在自己腰上，这一惊非同小可。房婷急忙向身边瞧去，只见一个貌美男子正搂着自己，酣然熟睡。房婷突地想起昨日之事，惊吓之余掀起被子瞧去，发现自己与阮子衿俱是全身赤裸。房婷羞怒之下一掌拍向熟睡中的阮子衿，阮子衿吃痛后醒了过来，故作吃惊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俩怎会睡在一起？”

“你无耻，下流！你敢辱我清白！我，我杀了你！”房婷恼怒至极。阮子衿突地将房婷按倒在床上，低声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你我后悔也没用。你放心，今后我定会好好疼你爱你的。”

“放开我！”房婷痛哭出声道，“我该怎么办？你个畜生，你毁了我！”

阮子衿的手巧妙至极，每一下都抚摸在房婷的敏感之处，房婷的呼吸逐渐粗重起来。阮子衿继续抚摸着，直到房婷娇喘吁吁地骂道：“你这个淫贼，恶魔……”（未完待续）

网文剧场

投稿邮箱：3304315815@qq.com

父亲送我一块“表”

李彩平

1975年，我6岁，收到了父亲此生送我的唯一一块“表”。

那年冬天，父亲带的第一届高中生即将毕业，请公社的摄影师拍照。我一直想拍一张属于自己的照片，听说后软磨硬泡，非得跟着父亲拍。父亲最终拗不过我，带我一同去了学校。

学生们挨个拍完单人照，随后排队拍毕业合影。我在旁边看着他们欢喜的脸，心里早痒痒了。趁学生们准备拍友情照时，我往镜头前一站，手插在兜里，挺胸抬头，精神气十足。

父亲叮嘱摄影师给我单拍一张。摄影师即将按快门时，我突然瞥见远处，有个学生正从手腕上取下手表，借给另一名学生，忙喊：“先别照！爸爸，给我借块手表，我想戴着手表拍照。”

那时候物资匮乏，“三转一响”，是普通家庭无法奢望的物件，大人尚且不敢奢望拥有一块手表，何况小孩子。家境好点的家长，为了满足孩子的虚荣心，会花一角二分钱买一块假手表给孩子戴着。刚才那名学生借出的，正是这样的表。即使假手表，我们姐妹都没有。我想趁照相的机会，过一把戴手表的瘾，把自己照得体面气派些。



AI制图

父亲听我说完愣了一下，旋即温和地笑了，让摄影师稍等片刻。他走到我身边，轻声说：“不用借，爸送你一块。”我瞪大眼睛满心疑惑，要知道，我缠着他要了好久，他都没给我买，这会儿咋就能拿出手表送我呢？父亲拉着我的手说：“走，跟爸去办公室。”

我欢天喜地跟着父亲来到办公室，只见他拿起备课用的那支蓝黑钢笔，拧开笔帽，拉过我的左手，在手腕上一笔一画，细细勾勒，轻轻描摹。

不多时，一块精致的“手表”便稳稳地“戴”在了我的手腕上。我低头看着手绘的手表，样子逼真，还很有立体感，心里瞬间填满欢喜，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。“戴”上手表，我再次站到镜头前，底气就更足了。左手半插兜，手腕刚好露在外面。那块“手表”清楚地进入了镜头，我拍下了一张神气十足的照片。

这张照片在家里的玻璃镜框里摆了很多年。陪着我长大、读书、工作，母亲总爱笑着打趣我：“三岁看老，你从小就爱美、爱体面、爱时尚物件，难怪长大不安分，连稳定的工作都辞了，就喜欢瞎折腾。”

年岁渐长，我渐渐读懂了父亲的温柔，那块手绘手表，是贫瘠岁月里，父亲给我最珍贵的浪漫与成全。他没讲什么大道理，却悄悄教会我：美好的东西不必借，可以想办法自己创造。这份信念，潜移默化成为我前行的力量，鼓励我勤奋打拼，一点点改写着我的命运。那张照片最终遗失在岁月里，但那块手表却永远镌刻在了我心里，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，父亲温柔的声音便从心底响起：“不用借，爸送你一块。”